



世俗眼光让他们隐瞒自己的工作,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—— “有人觉得我们的工作很伟大”

3月26日中午12:00,记者来到无锡市殡仪馆火化车间,小原还在车间里忙碌着。“我现在在分拣骨灰,把杂质挑拣出来,再把干净、洁白的骨灰放进骨灰袋,最后装入骨灰盒。”这个1995年生的小伙子此时正戴着手套,细心地用手一点点除去骨灰中的杂质。

高艺

时时单位优先,事事制度优先

当天是小原值班的日子,车间里留下了几位员工,正在清理火化炉。“今天不忙,除了值班的同事,其他同事都正常下班了。”由于殡仪馆的情况特殊,火化科不少员工的工作时间都集中在一天的上半天。“我们早上起得早,一般6点10分就到单位了。”一轮工作结束,小原趁闲暇时间向记者介绍,“我每天5:30起床,6:00左右从家出发,6:20到单位检查火化炉,6:45参加晨会。接下来就是一上午的火化工作了,每火化一具遗体后,都会对炉子进行清理,下班时,再对炉子进行最后的清理。”

“下午3:00值班就结束了,不过有时也会碰到一些特殊情况。”小原介绍,“一些传染病,比如甲型流感的患者去世后,为了使病毒不再扩散,遗体需要第一时间送到殡仪馆进行火化。我们一旦接到通知,无论在哪儿都必须回单位工作。”自2016年进入单位以来,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。“记得有一次,我师父晚上十一点多接到了任务,赶紧从家跑到单位等遗体送到火化车间。”小原回忆道,“师父等了很久,遗体不完成火化,我们就不能离开。”

“每一天,都有人逝世,火化车间每天都需要有人在岗位上。”说到工作时间,张科长也表示很无奈,“我们几乎没有正常的假

期,大过节的,看到科里的年轻人还没有休息,总是想着给他们把假期安排妥当。今年清明,我就把假排给小原他们,让这些年轻人能回老家扫个墓。”

张科长对员工的工作要求十分严格,“遗体火化马虎不得,员工工作时几乎时时处处都能看到火化工作规章。”火化炉前,白底红字的规章清晰可见,“按规操作,一尸一炉,一炉一清,炉炉必清”。不仅如此,遗体火化前后,无论是火化、办理灵牌还是领取骨灰盒,都是可视化的,每个环节都需要与逝者家属一一确认签字,都能责任到人。“正是因为我们工作的严格要求,我们才能做到如今的零投诉、零事故。”

50度高温环境,比不上心里的苦

3月26日,室内还有些许凉意,可当记者踏入火化车间时,却明显感觉到有热气扑面而来。张科长告诉记者,炉子已经关了很

久,上午车间里更热。不过,最近气温不热,到夏天时,车间温度最高能达到50多摄氏度,“夏天是我们车间最热的时候,车间共有14个平板炉,最忙的时候,我们火化科一天需要火化九十多具遗体,一天工作下来,工作服能从裤脚一直湿到腰间。那都是被我们的汗浸湿的。好在单位体谅我们,给我们设置了淋浴房,能在工作结束后冲个澡。”

车间的炎热其实对于老员工来说,只要熬一熬也就过去了。真正过不去的,是火化科员工们心里的坎。“与其说是心里的坎,不如说是害怕世俗的眼光。”张科长在殡仪馆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,可他依然会对别人隐瞒自己的工作,“有的人家结婚了,都不愿意邀请我,怕触了霉头。大过年的,我一般不出去串门,最多与关系特别好的朋友走动走动。我现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都说从事的是民政服务工作。”

在张科长眼里,真正让人心

疼的是一帮年轻的员工。“我们单位不少90后的小孩子,他们都还没成家。要让别人接受这份工作确实很难,我还是挺担心他们的。”被问到是否后悔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,张科长笑了,“从一开始选择这份工作,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其实,火化工是一份神圣的职业,我希望的,是别人能理解我们的工作。”

不过,在与小原的对话过程中,记者似乎感觉到了一丝希望。高二时的小原第一次在网上看到火化工这份职业,就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好奇,大学时,小原二话不说,就报考了这个专业,“我爸妈一向都是尊重我的看法的,对此他们并没有什么不满。”毕业后,小原来到无锡市殡仪馆火化科工作。从一开始的好奇,到后来慢慢接触,小原从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工作让人感动的地方,“连同我身边的朋友,也对我的工作十分理解,甚至有人觉得我们的工作很伟大。”

辛酸、委屈、使命感与荣誉感交织在一起

殡仪馆业务科,一个普通人不了解的地方

在无锡市殡仪馆,一说到遗体整容师,不少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余廷大师。从28年前的一名普通园丁,再到如今全国殡葬行业遗体防腐整容的领军人物,余廷大师的许多故事已经广为传唱。

高艺

28年练就遗体整容大师

28年前的余廷与遗体整容师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。起初,余廷从滨海来到无锡时,首先来到的是无锡市殡仪馆绿化班,而后又被调到火化班。在遗体整容行业极其缺乏新人的时候,余廷在领导的嘱托下,经过再三考虑后决定试一试。在不为家人所知的情况下,余廷做了三年的遗体整容后,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妻子实情。好在,妻子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,认为“这是做好事”。

作为一名遗体整容师,需要掌握的知识繁多。不仅要掌握色彩搭配、妆色的自然协调、美容美发等技术,同时,还要为遗体防腐、为逝者化妆。不仅如此,对遗体的整形整容还得掌握一些雕塑技巧等,这比普通的化妆师、美容

师难得多。

初入化妆班的余廷师从市劳模韩寿昌师傅。第一次化妆,余廷就给韩师傅当助手,为一具在火车道口头颅被撞得粉碎的男性遗体整容,这次整容,韩师傅花了三个多小时才让逝者恢复原形。自此,余廷就被韩师傅高超的技艺深深吸引,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钻研这门技术当中。

一开始不敢碰遗体的余廷,在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后,终于过了心理关,并在慢慢摸索出遗体整容技术后进行自我改进。从简单的面部清洁、打底化妆、上腮红等程序,到复杂的头部还原和防腐,余廷空下来就开始思考如何改进整容技术。在经过不断的摸索与进步后,如今的余廷已经成为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,被北京、武汉等地高等学

府、研究所著名的遗体防腐、整容专家尊称为“小余老师”。

同时,在市殡仪馆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和团队。“余廷技能大师工作室”已经在余廷的带领下创新研制出遗体复形塑造头颅三维成套设备、WXF1-WXF12系列防腐整容产品、遗体主动脉弓针剂注射法等一批先进科研项目,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或填补国内空白。余廷编写的《无锡市殡仪馆遗体防腐整容服务标准》,为全国殡仪馆规范遗体防腐整容服务起到了样板作用,余廷还先后获得“全国技能手”“无锡好人”“中国好人”“江苏省劳动模范”等称号、荣誉,成为全国殡葬行业遗体防腐整容的领军人物。

人们不了解的业务科

“人们可能不太了解,其实整容师属于业务科。”这个科室负责着逝者从接入殡仪馆到遗体火化前的所有环节。“我们经常要与逝者家属进行直接沟通,许多人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。尽管我们时常有一肚子的委屈,考虑到他们

悲痛的心情,我们也只好忍忍就过去了。”业务科徐科长无奈地说。

业务科的工作十分重要,逝者遗体进入殡仪馆后,业务科接洽员首先要对逝者的火化证明进行核实,然后根据逝者家属的要求安排项目,包括遗体保存、整形美容、遗体解冻、穿衣洗澡和安排告别厅等,“有的家属对我们的项目费用不理解,我们都会耐心地一项一项与他们解释清楚。”徐科长介绍,“业务员的工作很多,尽管如此,在我们看来,逝者就如同我们的亲人。对待遗体,我们始终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,轻搬轻放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一项十分具有仪式感的工作。”

“尽管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为客户服务好,但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”徐科长告诉记者,由于接待的客户都是逝者家属,在他们的工作中,经常会受到很多的委屈,却只能自己受。

原来,市殡仪馆的告别厅有限,除了中大厅会提前预留给预订的客户以外,其他告别厅多为按序分配。“告别厅的数量有限,

每位逝者的告别时间有所不同,甚至有时候一天需要进行90多次的告别仪式。有些家属在外面等的时间长了,就会把火往我们身上发,甚至说我们安排别人插队进行遗体告别。其实所有顺序都是通过正常程序取号并在屏幕上进行信息显示,我们只能在心里暗暗念道:“家里人没了,他们心情不好。”让工作人员们默默把委屈往肚里咽。“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逝者家属,有时候他们对我们生气发火,我们只有尽力做好解释。委屈是一定的,可那也没办法。”甚至还有人说信谣言,对殡仪馆产生质疑,“有一次,一位家属责问我们殡仪馆没有棺材不给火化的事。其实不用火化棺完全取决于家属自己,我馆从来不强迫,这都是外面对我们的谣传。另外,还有人在社会上传,说殡仪馆收费高,骨灰盒价格贵,事实上我们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都是经过物价部门批准和备案的。骨灰盒、火化棺都是通过公开招标的,同质同类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。”

